**Unit 1 A 等待**

关于接下来的十年，我能告诉你什么？奥德修斯驾船去了特洛伊。我待在伊塔刻。太阳东升、跨越天空、西沉，我只在有些时候会想起那是太阳神的烈火战车；月亮盈亏如常，我只在有些时候会想起那是阿耳特弥斯的银色小舟。春夏秋冬也在约定的周期里依次轮换。风时常都在刮。忒勒马科斯一年年长大了，吃了很多肉，受着所有人的娇惯。

我们不断有特洛伊战争的消息：时好时坏。吟游诗人咏唱着高贵的英雄们——阿基里斯、阿迦门农、埃阿斯、墨涅拉俄斯、赫克托、埃涅阿斯，以及其他勇士。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我只等待奥德修斯的消息。他何时回来解除我的倦怠？他也出现在那些颂歌中，每每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他时而作了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说，时而使争吵不休的派系重归于好，时而制造耸人听闻的骗局让敌人上钩，时而提出明智的作战建议，甚至还乔装成逃跑的奴隶潜入特洛伊找到海伦本人，后者则——颂歌如此宣称——亲手为他沐浴、涂油。

这部分我可不爱听。

最后唱到了他所制定的木马计。接着消息通过一座座烽火台飞快地传来 一 特洛伊攻陷了 ，屠城和劫掠的传言不绝于耳。街道被血染得殷红，王宫则火光冲天，无辜的童男被扔下悬崖，特洛伊的妇女被作为战利品瓜分，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们也在其中。然后，终干有了希翼已久的消息：希腊舰队起锚返乡了。

然后，就没了音信。

日复一日我登上宫殿顶层眺望海港，日复一日没有丝毫丈夫回家的迹象。有时会有船来，但并非我所企盼的。

别的船只载来了种种传闻。一些人说，奥德修斯及其人马在第一个停靠港喝醉了，他的手下造反了；其他人说不，他的手下吃了一种有魔力的植物，失去了记忆，奥德修斯将他们缚住送上船，从而挽救了他们。一些人说奥德修斯与独眼巨人干了一架；另一位说不，那只是个独眼的客栈老板，而打架不过是因为没付账。一些人说一部分战士被食人者吃了 ：其他人说不，那只是寻常的斗殴，咬耳朵啦，流鼻血啦，使刀子啦，捅出内脏啦什么的。一些人说奥德修斯来到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小岛，成为一位仙女的座上客；她将他的人变成了猪——在我看来这并非难事——但又把他们变了回去，因为她爱上了他，并用自己的仙手为他准备了闻所未闻的珍馐 ，两人还每晚疯狂地做爱：其他人说不，那不过是家昂贵的妓院，而他则吃了老鸨的白食。

毋须说，吟游诗人们运用了这些题材并添油加醋了一番。他们总是当着我的面歌功颂德——奥德修斯是如何聪明、勇敢、足智多谋，如何与妖魔搏杀，以及如何深得众女神的垂青。 惟一迟迟不归的原因是有一位神——有些人说是海神卜塞冬——在和他作对，因为被奥德修斯弄残废的独眼巨人是卜塞冬的儿子。或者有好几位神在和他作对或者是命运三姐妹，或者是别的什么神仙。可以肯定的是——吟游诗人们通过赞美我而暗示道——只有强大的神力才能阻挡我丈夫用最急切的步伐回到我那亲爱的——可爱的——贤惠的怀抱中。

他们堆砌的辞藻越多，就指望我赏给越贵重的礼物。我总是迁就他们。当你得不到其他满足时，一句明摆着是虚假的赞美也多少是点安慰。

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人们编造这些故事仅仅是为了恐吓我，或是为了看到我热泪盈眶。折磨弱者肯定是别有一番乐趣的。

不过有传闻总比没有强，因而我贪婪地听着这一切。但又过了几年所有的传闻都销声匿迹了：奥德修斯仿佛遁入了地下。

**Unit 1 B 游戏的规则**

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

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

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

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

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

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

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

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

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

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剖膛开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最令我害怕的是比目鱼。它们那扁平的身子和挤在一边的眼睛，令我想起一个被汽车压扁的小姑娘。我没看见她被碾死的情景，但一想起“压扁了”三个字，我就会联想到这条比目鱼。

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

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

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

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Unit 2 A 夏令时**

弥赛亚，

你经常以新发现的记载来款待我们。请允许我通过你们的报纸，向公众传播我最近亲手制作的、我认为很有用的报纸。

前几天晚上，我在一家大公司里，引进了奎奎奎特和兰格先生的新灯，非常钦佩它的辉煌；但是人们普遍询问，它消耗的石油是否与其提供的光线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在使用它。在那一点上，在场的人谁也不能使我们满意，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应该知道，如果可能的话，减少照明我们公寓的费用，这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其他家庭用品的费用都增加了很多。

我很高兴看到这种对经济的普遍关注，因为我非常热爱经济。

午夜过后三四个小时，我回家睡觉，脑子里充满了话题。早晨六点左右，我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灯火通明，突然一阵意外的噪音把我吵醒了。起初，我想象着有几盏灯被带了进来，但擦了擦眼睛，我觉察到窗子进来了。我站起身来，向外张望，看看是什么时候，当我看到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他从那里把他的光线大量地注入我的房间，我的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疏忽地省略了关上百叶窗。

我看了看表，表走得很好，发现才6点钟。我仍然觉得太阳这么早就升起来有点不寻常，于是就翻阅了年历，发现那天正是他起床的时间。我也盼望着，发现他每天起得早一点，一直到六月底才起床，而且一年中任何时候都不耽误起床，一直到八点钟。你的读者和我一样，中午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任何阳光的迹象，也很少看年鉴中的天文部分，当他们听说他起得这么早时，尤其是当我向他们保证他一起床就发光时，他们会和我一样惊讶。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确信我的事实。谁也不能确定任何事实。我亲眼看见了。在接下来的三个早上，我重复了这个观察，我发现总是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然而，碰巧，当我向别人谈到这个发现时，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我，尽管他们不愿用语言来表达。的确，有一位博学的自然哲学家向我保证，对于进入我房间的光线，我肯定是弄错了，因为众所周知，正如他所说的，在那个时候外面不可能有光，所以没有人能从外面进入；结果，我的窗户被意外地打开了，没有让光线进来，只是用来驱散黑暗……

这件事引起了我若干严肃而重要的思考。我想，如果我早上没有这么早被唤醒，我应该在阳光下多睡六个小时，作为交换，第二天晚上在烛光下多睡六个小时，而烛光比前者贵得多，因此我热爱节约。让我把我掌握的那些小算术集思广益，并且做一些计算，在观察了实用性在我看来是对发明价值的检验之后，我将给你们一些计算，一个发现即使没有用处，或者对某事没有好处，也是毫无益处的。

为了这一发现的巨大利益，我如此自由地与公众交流和给予公众，我既不要求位置、养老金、独家特权，也不要求任何其它奖励。我希望能得到这份荣誉。但我知道很少有嫉妒心强的人会像往常一样否定我，说我的发明是古人所知道的，也许他们能从旧书里拿出段落来证明这一点。我不会与这些人争辩，古人并不知道太阳会在某个时间升起；他们可能像我们一样，有预言太阳升起的历书；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知道他一升起就发光。这就是我所说的我的发现。如果古人知道了，那它可能早就被遗忘了，因为现代人，至少巴黎人并不知道，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论点。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明智而审慎，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民族，像我一样，都自称热爱经济；而且，由于国家生活必需品要求他们缴纳许多重税，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节约。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如此明智的人不可能靠着烟雾弥漫、不健康、极其昂贵的蜡烛光活这么久，如果他们真的知道的话，他们也许会白白地拥有如此多的纯净的太阳光。

**Unit 2 B 大学毕业论文**

招生委员会：

作为你们优秀大学选拔过程的看门人，你们也许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甚至要考虑亚当·哈珀·斯坦南·曼德拉·科洛维奇·弗兰的申请？“我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去找吧。”

从我小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上常春藤盟校、仍然贵得可敬的党校，或者所谓的安全学校，那里的标准太低了，我肯定会被录取，我的父母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更适合”。嗯，当然，作为一个双种族的孩子，我不确定高等教育是否会成为我的选择。当我说双种族歧视时，我的意思是我父亲去了哈佛，我母亲去了奥伯林。当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情况把我撕裂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属于哪个世界。我应该跟随我爸爸，变得非常成功和屈尊于任何人，还是应该梦想变得像我妈妈一样有创造力却又无能？我仍然不知道答案，但也许不知道是我最大的力量。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的苦难，我用我的信托基金的分红飞往柏林帮助最近海啸的受害者。当我到达的时候，我发现海啸虽然没有影响到柏林，但我仍然可以加入一个活跃的表演团，并登上一张名为“YuaMa:我们内心的超级风暴”的作品来表达我对受害者的同情。

回到美国后，我被圣卡罗米尔学院录取为遗产，在那里，我为那些喜欢坐在地板上的人设计没有腿的椅子，发展替代燃料，包括我对继母的愤怒，追求我热情而古怪的兴趣；写作、导演和主演一部关于我宿舍的Web系列（灵感来自我未出版的关于住在沙漠靴子里的老鼠的图形小说）。我还自愿做一名家庭教师，帮助公立学校的孩子学会撒谎，并停止背着五颜六色的背包，因为这是死胡同。我还擅长曲棍球、滑板和乘坐地铁，一边想：“看我，我在乘地铁！”

但是，这一切只是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的序曲，他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且改变了我对人类的看法。他是我每天见到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关注过他，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从布什威克这个令人惊叹的俱乐部回家很晚，那个俱乐部更像是一个鸦片馆，里面有班卓琴和像样的炸薯条。当我回到我们的大楼，我必须被我所说的那个家伙从尤伯车里抬出来，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比随便的“嘿”或“你是新来的吗？”更多的话。“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他是我们的门卫之一。

那天晚上，一旦帕特里克帮助我跌跌撞撞地来到我们的顶楼，为我冲了一杯古巴-老挝混合饮料Fresh Direct送给我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咖啡，我们开始交谈，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帕特里克很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从一个他称之为“别处”的地方来，我猜想他指的是我们楼里低得多的楼层。帕特里克还告诉我，他一直梦想着穿上精致的制服，签署一些神秘的包裹，这些包裹是联邦快递寄给他所谓的“像你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的，然后，后来，“把我能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侦探。”我想听个故事，尽管我已经把耳机夹紧，迷失在自己的旋律中，我点了点头：随便。

“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男孩，”帕特里克开始说，“每个人都告诉我应该上大学。所以我到处申请，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录取了我，虽然我在斯坦福被列入了候补名单，因为我在申请照片时梳头弄错了。所以我决定在我进入的每所学校都待一年，然后选择我最喜欢毕业的地方。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遇到了很多种人，都穿着莫卡西斯和谢特兰羊毛衫，上面有洞，尽管年轻女士们经常在嘴上涂珍珠和罐装糖霜。我学习了法律预科、医学预科和商业，还学习了波斯珐琅、伊比利亚罗纹蝾螈的演变以及桑德拉·布洛克的电影。但是，在那三年之后，我辍学了，并资助了一家名为SnitSnot.com的创业公司，为那些想把他们正在喝的啤酒的照片，连同他们的净资产，潦草地写在一个时装模特的胸前，发送到半径五街区的每个人。我花了28亿美元卖掉了这个应用程序，然后用这笔钱买了一个太平洋上的私人岛屿。我周围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就在我们即将揭开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的秘密时，我想，你知道，我真希望我站在雨雪中，帮助那些名字太多、无法拖动行李箱的孩子。用臭气熏天的衣服进入电梯。所以我在这里。”

当然，我再也没有和帕特里克说话。但是他的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在这篇文章里包括他们，这将使我在拥有完美S.A.T.成绩和亚利桑那州攀岩顿悟能力的其他孩子中脱颖而出，或者那些死在他们怀里的兄弟姐妹中。那么，招生委员会，你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吗？一个雇用了一个苦涩的38岁的、毫无用处的英国文学博士为他写这篇文章的人吗？我，亚当·哈珀·斯坦纳·曼德拉·克洛伊奇·弗朗，从来没有读过一篇文章？

手指交叉，即将入学的新生！！！！

**Unit 3 A 欧洲大城市的音乐之旅：布拉格**

布拉格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天堂。这个伟大的音乐城市有很多音乐厅，许多教堂举办音乐会（尽管要注意为易受骗的游客提供的昂贵而平庸的礼物）和许多节日。对捷克人来说，音乐制作一直是很自然的。

当然，我们必须从莫扎特开始，他在布拉格受到音乐界的尊敬。1787年，他到该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享受了其他一些较短的停留时间，并热衷于他所受到的崇拜。他第一次来访是在那一年的一月，观看了“布拉格”交响曲——D大调第38号交响曲——的首映，为了给它一个恰当的标题——部光荣的作品偶尔被忽视，因为莫扎特最后三部交响曲的重点。

第一次凯旋的访问产生了一个歌剧的委托，它原来是一部什么歌剧——唐·乔瓦尼于1787年10月29日在普拉加剧院（现在称为庄园剧院）首映。墨水在乐谱上几乎没有干：莫扎特在第一场演出前一天就完成了。尽管准备工作混乱不堪，不得不推迟两周，但制作还是很成功。“鉴赏家和音乐家都同意，布拉格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与之相媲美的东西，”布拉格的《死亡观察》杂志报道。“莫扎特亲自指挥。当他进入乐池时，受到三重鼓掌的欢迎，当他离开时，这种鼓掌又重复了一遍。”

莫扎特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1791年9月，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来主持《第蒂托的克莱门扎》的首映，受委托以纪念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的加入。庄园剧院又是演出场地。据估计，莫扎特在18天内就把这部歌剧打得一败涂地，可能是在弗兰兹·沙弗·苏斯梅尔的帮助下（今天人们尤其记得他巧妙地完成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这种匆忙导致了人们对这项工作的普遍漠视，但在过去30年中它被重新利用，现在它已经牢固地成为该剧目的一部分。

在莫扎特之后，其他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高潮，但是也许由英雄评论家@theececret.ist和@abkquan等拥护的Jan Dismas Zelenka会拯救我们。泽伦卡1679年生于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学习，并在那里写下早期的作品，1710年加入德累斯顿的宫廷管弦乐队。

泽伦卡虽然有少数忠实的追随者，但他无疑是巴洛克巨人之一——他的狂热者把他看成是天主教的巴赫教徒。他的大量作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C小调的第六三奏鸣曲，尽管其他奏鸣曲也非常值得一听。他在C小调的《安魂曲》是一部美得令人惊叹的作品，他的戏剧《Votiva小姐》展示了他的成就的规模。泽伦卡是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只是还没有承认。再多讲几个世纪。

塞伦卡的一个早期拥护者，帮助他重返音乐地图的，是十九世纪的作曲家贝德契.斯米塔纳，他曾在布拉格生活和学习，在旧帝国摇摇欲坠、它们各族人民开始寻求独立国家的年代，他成为捷克民族主义的化身。

斯米塔娜的喜剧《易货新娘》于1866年在布拉格首演，但是我们必须做的当然是M Vlast（我的祖国），一部由六首交响诗组成的19世纪70年代的作品。维尔塔瓦河从源头到布拉格及其他地区。很少有城市如此亲切地庆祝。

安东尼·德沃k，出生在靠近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岸的一个村庄，拿着斯米塔纳的指挥棒作为捷克音乐的范例，也在布拉格学习，并在该市的一个剧院管弦乐队演奏。他创作的杰作不计其数，但《斯拉夫舞曲》恰如其分——它们是辉煌的缩影，对赋予这位布拉格作曲家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听从忠实的@abkquan，谁提供“莫扎特和贝多芬同时代的Myslivecik，Stamitz[约翰或卡尔？Vanhal、Wranitzky、Reicha、托马舍克、沃利塞克等。他特别喜欢帕沙的D大调圣诞弥撒和沃舍克的交响曲，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为捷克音乐在19世纪后半叶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为了更好的衡量，@abkquan补充了约瑟夫·苏克的交响诗《布拉格》、匈牙利吉奥吉·库尔塔格的《卡夫卡碎片》(理由是“布拉格和卡夫卡不可分割”)以及布拉格音乐学院学习、捷克小提琴家布胡斯拉夫·马丁的交响曲。爱乐团，20世纪20年代移居巴黎，1941年从纳粹逃往美国。交响曲属于马丁的美国时期，但对马丁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介绍，而第六交响曲恰如其分地引人入胜。

阿布奎恩对是否包括里奥什·扬涅克表示矛盾，他认为他的音乐世界“以布尔诺为中心，而不是布拉格”，但“实证主义恐龙”有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指出扬涅克的歌剧《布鲁涅克的旅行》于1920年在布拉格首映。马克罗普洛斯事件发生在城市里。

**Unit 3 b 轰炸之下的艺术**

“把它们藏在山洞和酒窖里，但这岛上不会有一幅画离开。”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在1940年宣布，国家美术馆的藏品应该免于纳粹的袭击——但这些杰作也应该留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应该放在它下面?因为国家美术馆实际上是通过把它们存放在地下，保存在北威尔士马诺德的一个老板岩矿中，来保证它的画的安全。

将这些杰作藏在矿井里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但这些画实际上“在那里很开心”，米纳·穆尔·埃德(Minna Moore-Ede)说，她是最近的国家美术馆展览的策展人，这次展览的主题是“马诺德:国家珍宝洞穴”，主题是关于博物馆历史上的这一独特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艺术品在战争中被毁或被掠夺，再也没有被看到过。尽管很多作品都是由于个人和机构的英勇努力而保存下来的，但战争时期的一些艺术故事确实会让你对那些拙劣的作品望而却步。

在伦敦，埃尔金大理石雕被藏在奥尔德维奇地铁站里——尽管令人震惊的是，后来人们发现它经不起一场直接的撞击。在巴黎，卢浮宫于1939年被清空，3600幅画作被打包送往安全屋。蒙娜丽莎——现在被认为太脆弱而无法移动——在这个国家来回穿梭了五次，从城堡到修道院再到城堡，为了领先纳粹一步。

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并不是迁往威尔士的唯一机构:大英博物馆将大宪章、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的作品，以及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内的珍贵书籍送到了位于阿伯里斯威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然而，即使这样也不够安全。在战争期间，他们挖了一个地下洞穴，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供暖系统，用来存放艺术品。

轴心国的阁楼

但藏艺术品的决心，为战后的纳粹一样强大。希特勒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他童年时的家乡林茨变成一个拥有全世界最伟大艺术的超级博物馆。因此，为了实现这一过分夸大的野心，纳粹的盗窃行为是巨大而系统的。但在战争期间，这些工厂不得不转移到别的地方——许多人进入了奥地利阿尔陶西的一个盐矿。

超过6500幅画作被存放在这里，包括米开朗基罗、鲁本斯、弗米尔和伦勃朗的作品，以及根特神坛的作品。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已经发出指示，一旦德国投降，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炸毁。据信，该计划遭到当地矿工和一名纳粹官员的阻挠。他们用巨大的炸弹交换，等着把整个收集物都炸上天，而用较小的炸弹，引爆后只会把足够大的碎石砸下来，挡住入口。这些工作在地下一直安全，直到纪念碑工人——盟军的特别工作组——才得以完成

不过，尽管把大师们关在盐矿里听起来有点亵渎神明，但至少它是黑暗而凉爽的——对这些画来说，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条件。马诺德历史上最吸引人的一件事是1800幅画作被移到威尔士最终为该机构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保护新时代。

炸药被用来扩大矿井的入口，这样最大的作品就可以放进去，洞穴内的铁路系统也被开发出来，用来移动画作。在这个宽敞的空间里建造了六栋砖房，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这个迷宫似的地下世界充满了艺术，也充满了生活:许多当地的人被雇来帮忙照看这些画。“他们在下面睡觉。在四年的时间里，这是他们的工作，工作人员会非常忙碌。

国家美术馆当时的首席策展人马丁·戴维斯(Martin Davies)搬进了附近的一间小屋，显然是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兴旺起来。画廊的流亡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与藏品近距离接触，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完成了永久藏品的主要新目录。“他做了很多研究，因为(这些画)是如此容易获得，”摩尔-埃德解释说。“他是一个害羞、安静的人，真的很享受没有公众在场的机会!”这是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的一部分。他们一直呆在未使用的地方

这也是美术馆对如何最好地储存绘画的理解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美术馆实际上没有任何空调系统。不得不搬到马诺德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思考和研究，如何最好地收藏这些藏品，一个团队能够在可控的条件下密切监控这些画作。“

在采石场外面有一个小工作室，他们在那里做了很多保护工作，这实际上是一个对画廊形成影响的时期，”穆尔-埃德说。战后，随着炸弹对画廊造成的破坏，无论如何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因此增加了空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部门。

然而，马诺德几乎从未发生过:最初的提议是把所有东西运到加拿大。大英博物馆馆长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对潜艇攻击的可能性感到紧张，当他与丘吉尔(Churchill)谈论此事时，这种想法完全被打消了。首相可能只关注了英国艺术在战时的爱国潜力。

曼诺德显然是保守秘密的；有些令人震惊的是，在1983年之前，该矿一直作为秘密疏散地点被维持着，以防发生核战争。但是丘吉尔的预感，不管怎么说，把藏品放在家里的草坪上很重要，也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国家美术馆在伦敦展出了一幅“月份的照片”，这幅画是从马诺德的收藏中拿出来的。

这幅画的目的是为了振奋四面楚歌的英国人的精神，它引起了轰动——每月有3万名游客蜂拥而至，只为一睹一幅画的风采，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包括委拉斯开兹的《维纳斯的罗克比》和提香的《诺利·梅·坦吉尔》。

今天曼诺德的照片只显示了伦敦洞穴里的画廊的幽灵——奇怪的空框或铁轨——国家美术馆“永远被战争所改变”，摩尔-威德说。即使每月只展出一幅画，这个国家机构与公众的联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有力:俗话说，你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直到它消失。

**Unit 4 A 枪火管制的简单事实**

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孩子们正死于严重的传染病。好消息是它的起因已经被很好地理解了，而且它的治疗方法——一种抗生素——唾手可得。坏消息是，我们的市议会已经被一个信仰治愈的邪教接管，它将竭尽全力阻止孩子们使用抗生素。毫无疑问，一些市民会温顺地指出，在我们的城市里，信仰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尊重信仰治疗师——否则会显示出对他们信仰治疗自由的缺乏尊重。(信仰治疗师的主张是，如果每个幼儿园都有一位祈祷的信仰治疗师，孩子们一开始就不会感染。)有几个塔塔夫看到孩子们在痛苦中扭动、起伏，然后又在沾沾自喜的虔诚中扭动双手，不禁纳闷，为什么一个好上帝会把如此可怕的痛苦加在无辜的人身上——他一定有个计划吧!

我们确实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仅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就有5,740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就在上周，包括7岁的奥利维亚·恩格尔(Olivia Engel)和6岁的杰西·刘易斯(Jesse Lewis)在内的20多人被杀。一些报道说，他们的尸体没有向悲痛欲绝的父母展示，以确认他们的身份;只是他们的照片。如果枪支管制有效，这些儿童中的绝大多数将会获救。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在有效控制枪支的社会中，儿童很少、很少、很少死于枪击。让我们更担心的是，当邪恶的问题出现在一年级的教室里时，那就是配备了一把铅笔刀。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复杂的、令人绝望的问题:赤字、债务和气候变化。枪支暴力，以及在学校和电影院等地消除枪支屠杀的工作，并不是其中之一。枪支管制对枪支暴力的作用肯定不亚于抗生素对细菌感染的作用。在苏格兰，在邓布兰事件之后，在澳大利亚，在塔斯马尼亚事件之后，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大屠杀之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通过了必要的法律，使持枪变得困难，在每一个案例中...好吧，你会注意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理没有发表与我们自己的总统相比的大屠杀吊唁讲话。

法律因地而异。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比如苏格兰，基本上不可能拥有枪支;在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严格的立法使得枪支拥有者难以拥有枪支，但这并不重要——这应该会给所有那些认为，私人拥有数亿枪支，试图让美国成为一个枪支健全的国家毫无意义的人带来希望。

正如我去年1月所写的，现代犯罪暴力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犯罪——甚至包括令人发指的袭击和强奸等暴力犯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投机取巧的。建立一个低恼人的墙反对他们几乎是有效的建立一个高不可穿透的。这是富兰克林·齐姆林关于纽约犯罪的惊人研究的关键概念;每个人都说，鉴于社会压力、贫民窟的病态、毒品交易的利润、绝望情绪的上升，没有希望改变日益增长的暴力循环。右翼坚持认为，这一代掠食者将让位给新一代超级掠食者。

纽约警察局通过经验和更好的组织发现，让犯罪变得更加困难会让犯罪变得更加罕见。这对于财产犯罪来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常识和证据告诉你，即使是疯子所犯的罪行也是如此(用通俗易懂的英语来说，这个主题是值得的)。那些足够团结起来，能够杀死任何人的人，和正常人一样，都要遵守机会法则。即使是疯子也需要机会来表现他们的疯狂，并根据手头的可能性采取不同的行动。要求一个意图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具有非凡的决心和组织能力，那么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降到零。

看看哈佛大学(Harvard)社会科学家戴维·赫明威(David Hemenway)关于枪支暴力的研究，就会明白它有多简单;“更多的枪支=更多的凶杀案”这句话就像敲响了一声可怕的钟声。一个国家的枪支越多，谋杀和屠杀儿童的案件就会越多。即使在这个枪支泛滥的国家，拥有严格枪支法的州发生的枪支谋杀案也比没有枪支法的州少。Hemenway发现，在现实世界中，通常被认为是自卫用枪的案例，几乎都是关于不断升级的争吵的故事。“你多久可以适当地使用一把枪?''海明威进行修辞问道。答案是:一生零到一次。那么不适当呢——因为你在对抗中感到疲惫、害怕或喝醉了呢?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所以，不要听那些在十分钟内看到二十个六、七岁的孩子死去，他们的身体被设计用来撕裂骨头和器官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困难，甚至是特别复杂的问题。这很简单。调动政治意愿来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于需要做些什么，毫无疑问或含糊不清，如果做了，也不会奏效。人们不得不相信，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邪恶或堕落的，认为在地球其他地方发挥作用的同样的力量不会在这里发挥作用。要唤起政治意愿进行变革总是很难，不管这种变革显然是多么有益。调动政治意愿以确保汽车安全是困难的;呼吁政治意愿限制并有效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是如此。在某个时刻，我们将成为一个枪支安全的社会，然后是一个枪支健全的社会，最后是一个没有枪支的社会。比你想象的要近。

**Uni4 B 希望还是炒作？冷冻鸡蛋的令人寒心的真相**

根据伦敦妇女诊所的研究，卵子冷冻，也就是将卵子取出并低温储存以防止与年龄相关的衰退的过程，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从2014年以来增加了三倍。同时，最近对“社会性”卵子冷冻倡导者的报道，比如艾米丽·格罗斯曼博士，似乎给那些想在遇到合适的伴侣或推迟怀孕之前争取时间的女性带来了希望。从表面上看，冷冻卵子为妇女提供了这种呼吸空间：在不损害她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情况下，保留她们生孩子的机会。

除了最近的数据显示了另一个故事。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HFEA）对2014年使用冷冻卵的妇女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14%的植入周期是成功的。那么这项技术有多有效呢？鉴于支持卵子冷冻的有限证据，女性真的应该相信卵子冷冻作为一种生育解决方案吗？德蒙福特大学生殖研究中心的医学社会学家凯莉·鲍德温博士对此表示怀疑：“这项技术被当作一颗神奇的子弹来呈现，用来平衡男女之间的竞争环境。然而，成功率仍然很低。”

科学是相当简单的。正如英国生育诊所Care研发部主任西蒙·菲舍尔博士解释的那样，给患者注射药物刺激卵巢10天左右。然后把鸡蛋取出来冷冻并储存在实验室里。近年来冷冻过程变得更加有效：过去需要4个多小时，但现在只需几分钟就可以通过玻璃化技术完成，Fishel认为这种技术“更有效”。“。”他相信现在卵子冷冻“和试管受精一样好”——尽管根据HFEA的数据，成功率为26.5%。

伦敦妇女诊所的高级研究助理Zeynep Gurtin博士和Fishel一样乐观。“玻璃化显著提高了冻融鸡蛋的存活率，从而提高了受精率。”然而，她觉得“这些潜在的成功要反映在国家和临床统计数据中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即使卵子冷冻本身正在改善，目前的患者仍然可能面临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超过最佳生育年龄。“这全是关于鸡蛋和取鸡蛋的妇女的年龄，”Fishel说。卵子冷冻可能延缓衰老过程，但不能逆转。

45岁的Brigitte Adams冷冻了39岁的鸡蛋，很难学会了这一点。“当我把鸡蛋冷冻起来时，它赋予了我力量；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我想等待一个伴侣生孩子。当我生了11个蛋时，我的医生说，‘恭喜你，’——就是这样。当她随后去解冻她的卵子时，只有一只存活到可以植入的程度——尽管她怀孕了，但是几个星期后流产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不会起作用。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生孩子的可能性。”

亚当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信息。她希望有人建议她多做几个周期——Fishel建议至少做20个鸡蛋以获得最佳成功机会——重复这个过程超过两到三个周期，特别是那些超过30多岁的人。并更好地把握现实。

显而易见的答案可能是在更早的时候冷冻鸡蛋。但在英国，HFEA的储存期限为10年。古丁说：“我不认为许多30岁以下的妇女会考虑按照现行规定冷冻她们的蛋。”即使没有监管，鸡蛋冷冻的巨大成本——在英国大约是10000英镑——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相当大的障碍。虽然卵子冷冻可以医疗保险（例如，癌症），但出于“社会”目的，它必须是私人进行的。

亚当斯认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清晰的谈话”——一个能够容纳大量失败的可能性并因此允许妇女管理风险的谈话——例如，具有多个周期。“我们读了很多关于妇女冷冻她们的蛋的故事，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前半部分，那里仍然有希望和乐观。”

她还认为，媒体对公司资助的鸡蛋冷冻的报道（例如苹果和Facebook等美国公司的报道）“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鸡蛋冷冻仍然是一个前沿的医疗程序，并不适合所有人。”

鲍德温认为，准确报告数据的责任也在于诊所。“许多研究表明成功的几率很高，这些研究都来自于专门从事鸡蛋研究的诊所，这些诊所的鸡蛋比冷冻鸡蛋的平均使用者要年轻得多。临床医生需要诚实地告诉他们多大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中复制这些结果。”

再说一次，大多数专家都认同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鸡蛋冷冻是哪种方式的。鲍德温说：“由于接受卵子冷冻的妇女人数比接受试管受精的人数少得多，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收集到有意义的数据。”最终，在科学家们确定卵子冷冻到底有多有效之前，这个故事应该从授权转向更谨慎的方法，考虑到过程的易错性，并且用Brigitte的话说：“这可能是你的计划B，但是你也需要一个C计划。”

**Unit 5A 揭开mooc的神秘面纱**

2011年，当大规模的在线开放课程首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时，许多人看到了这些课程的希望，即一种革命性的力量，通过扩大获取机会和降低成本，将扰乱传统的高等教育。希望MOOC——来自精英大学的课程，大多数是免费的，在某些情况下每班招收数十万学生——能够使任何人获得教育，从土耳其的村民到美国的辍学者。

遵循Gartner研究小组开发的新技术产品的“炒作周期”模式，MOOC已经从2012年的“高涨预期”跌到了“幻灭谷”。

幻灭有几个原因。首先，MOOC的普通学生不是没有其他高等教育机会的土耳其村民，而是一个拥有学士学位和全职工作的年轻美国白人男子。

2012-13年间，密歇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MOOCs每招收10名学生，就有8人拥有某种学位。学历差距最明显的国家是那些被认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国家中，这些课程影响最大的国家：在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大约80%的MOC学生拥有大学学位，而在总人口中，只有5%的学生拥有大学学位。这些数据代表了通过Coursera提供的超过24门课程，Coursera是一家盈利公司，与大学和组织合作提供在线课程。

第二个问题是，当MOOC取代传统课程时，有相当多的学生不及格。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支持的一项广为宣传的实验失败了。在一个MOOC中，只有25%的学生通过了考试；在另一个MOOC中，只有50%的学生通过了考试，远低于校内同等水平的学生。

这些MOOC是由乌达市提供的，乌达市的联合创始人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在2011年在斯坦福大学向世界开设了人工智能课程并于190个国家签约了16万名学生，之后经常被认为推广了大量课程。但他最终发现，他设计的MOOC是为那些他曾在斯坦福任教的、自我激励的、聪明的学生，或者是他18岁的大学生设计的，那时他基本上是在波恩大学图书馆自学成才。

Thrun博士在去年秋天决定把公司重心转移到企业和职业培训上，并收取课程费用后，告诉我：“基本的MOOC对于学生群体中前5%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后95%的人来说不是件好事。”

几乎所有MOOC都来自世界顶尖大学。他们的老师习惯于教最聪明的学生，可能不了解一般学生的动机、学习困难和自律。

此外，对于许多教师来说，这些课程是在线教育的在职培训。《高等教育编年史》在2013年调查中，三分之二的中国教育部教授表示，在他们第一次开办网络课程之前，他们从未教过完全在线课程。许多大学为了响应最初的炒作，在网上匆忙地选课，经常选择受欢迎的教授或志愿者，而不是为MOOC环境寻找最好的老师。一个已经拥有高级学位的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这种课程，尤其是一门涉及难题的课程。

一个科目中最好的网络教授可能在街对面的本地学院任教。“我们能不能在一所小学校里通过一位好老师？”“当然，”Coursera的创始人之一Daphne Koller说。“我们与个别教授合作的带宽有限。”

Coursera和edX是MOOC的两个主要供应商，它们基本上充当了美国在线高等教育的看门人，在虚拟世界中复制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确定的现实世界中的优先顺序。顶尖大学之所以在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他们招收了最聪明的学生，在学术上花的钱比任何人都多，并且带来了最多的研究经费。这些属性对于两个提供商想要吸引但无法达到的学生来说都不重要。

许多教育家认为，使用我们判断传统高等教育（声望、完成率）的尺度，MOOC未能实现他们最初的承诺。

但这些指标并没有考虑MOOC是如何被使用的。学生可以在没有财务风险的情况下注册他们想要的课程。有些人可能想尝试一下特定的讲座，或者为投资者准备一份商业计划，或者为下一天的演讲上课。

称之为“准时教育”。这些学生没有计划完成课程，当他们停止学习时，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MOOC以学生自己的速度提供块学习。

以Leo Cochrane为例，他已经获得了学士学位，但是从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免费上了网络课程，以帮助扩展他的空气净化业务。这门课程对时间紧迫的企业家来说是完美的。他没有兴趣或钱去走一条能带他去传统校园，甚至去上老式的网络课程的道路，因为网络课程对于讲课和完成作业有着严格的截止日期。

有了MOOC，他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时用iPhone观看视频讲座，并从教学大纲中挑选需要学习的内容。MOOCs控制学生。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他们想做的事多或少，这是许多人从来没有完成课程的一个原因。大约每10个完成一个。

在MOOC浪潮中成名的公司有向大众提供无拘无束的精英教育，并降低大学学费的愿景（现在仍然如此）。但MOOC的甜蜜点远没有那么鼓舞人心和令人信服。课程已经成为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和专业发展的工具。

2008年，乔治·西门子（George Siemens）在加拿大联合教授了第一届MOOC，他称之为“影子学习经济”，这种经济与正规教育同时发生，很大程度上是教科书对课程的补充。

这就是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的成功故事，因为它们从宣传周期的“幻灭的谷”走向“启蒙的斜坡”，走向“生产力的高原”。

**Unit 5B 学生参与**

在教育中，学生参与度是指学生在学习或被教学时表现出的注意力、好奇心、兴趣、乐观和热情的程度，它延伸到他们必须学习的动机水平，并在教育中取得进展。一般来说，“学生参与”的概念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当学生好奇、有兴趣或受到启发时，学习就会提高，而当学生感到无聊、冷静、不满或其他“脱节”时，学习就会受到影响。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学生参与也可能指学校领导、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成年人如何更充分地“参与”学生在学校的管理和决策过程、计划和学习机会的设计或公民生活中。他们的社区。例如，许多学校对学生进行调查，以确定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然后利用调查结果以尊重或回应学生观点和关注的方式修改政策或方案。学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调查他们的同龄人，然后向学校领导或校董会提出结果，以倡导改变计划或政策。

在教育领域，近几十年来，学生参与这个术语越来越流行，这很可能是由于人们越来越了解某些智力、情感、行为、身体和社会因素在学习过程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关于学习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所谓的“非认知因素”或“非认知技能”（例如，动机、兴趣、好奇心、责任、决心、毅力、态度、工作习惯、自我调节、社会技能）之间的联系。和“认知”学习结果（例如，提高学习成绩、考试成绩、信息记忆、技能获取等）。当教育者讨论或优先考虑教育策略和教学技术时，学生参与的概念通常出现，这些策略和教学技术涉及发展、智力、情感、行为、身体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或增强或削弱学生的学习。

虽然学生参与的概念似乎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可以采取相当复杂的形式。以下示例说明了在学校中讨论或解决学生参与的几种方式：

**智力投入**：为了增加学生对课程或科目的投入，教师可以创建吸引学生兴趣或激发他们好奇心的课程、作业或项目。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而不是他们被要求写的主题（这样学生可以选择一个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主题），或者他们可以让学生选择他们调查一个主题的方式或者证明他们学到了什么（一些学生可以选择写论文时，其他人可以制作短视频或音频文档，还有些人可以制作多媒体演示。

**情感投入**：教育者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促进学生的积极情绪，这将促进学习过程，减少消极行为，或防止学生辍学。例如，可以重新设计教室和其他学习环境，使它们更有利于学习，教师可以重点监控学生的情绪并询问他们感觉如何，或者学校计划可以提供咨询、同伴辅导，或者通常提供其他服务。寻求给予学生在学业上获得成功所需的支持，并对学校和学习感到积极、乐观或兴奋。

**行为参与**：教师可以建立课堂常规，使用一致的线索，或者分配学生角色来培养更有利于学习的行为。例如，小学教师可能会使用提示或手势，帮助年轻学生重新集中精力在课上，如果他们分心或吵闹。例如，老师可以拍手三次，或者举手，向学生发出停止说话、回到座位或开始一项新活动的信号。教师也可以建立一贯的例行程序，帮助学生在课堂上继续完成任务或保持忙碌。例如，班级可以定期分成小组，或者把他们的座位排成一个圆圈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老师可以要求学生轮流主持某些活动。通过在课堂例行程序中引入变化，教师可以减少当学生坐在同一座位上，做类似的任务，并延长一段时间时可能出现的单调和潜在的脱离。

**身体接触**：教师可以使用身体活动或例行程序来刺激学习或兴趣。例如，“动觉学习”指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物理运动和活动。老师不让学生大声回答问题，而是让学生走到黑板前，口头回答问题，同时把答案写在黑板上（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是学生在使用复数形式时更容易记住信息）。同时大脑的各个部分，即专门用于说话、写作、身体活动等的各个部分。教师还可以引入短期的体育活动或快速锻炼，特别是在小学期间，以减少焦虑，烦躁，或分心的行为。此外，美国各地更多的学校正在解决学生的身体需要，例如，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因为脱离学习和学习成绩差与饥饿和营养不良有关）或晚些时候开始上学（因为青少年的睡眠模式和需求与成年人不同，并且青少年在早上晚些时候可能更容易学习）。

**社会参与**：教师可以使用各种策略通过社会互动来刺激参与。例如，学生可以配对或分组以合作进行项目，或者教师可以创建学生参加的学术竞赛，例如，友好竞赛，其中一组学生构建机器人，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特定任务。诸如辩论队、机器人俱乐部和科学博览会等学术和共同课程活动也汇集了学习经验和社会互动。此外，诸如示范学习或顶峰项目等战略可能要求学生经常向当地社区的专家小组公开介绍他们的工作，而诸如基于社区的学习或服务学习(通过志愿服务学习)等战略可能要求学生公开介绍他们的工作。可以将公民和社会问题引入到学习过程中。在这些情况下，了解社会问题，或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可以提高参与度。